

罗湖口岸：改革开放的“窗口”

陈永福 口述 赵新明 范慧如 整理



每到节假日，罗湖口岸都会人头攒动。

罗湖口岸，是见证改革开放浪潮的“窗口”。从23岁入职罗湖口岸管理处算起，陈永福在这里工作了差不多32年，从最初的通信设备维护员成长为口岸管理处主任，长年在口岸一线服务旅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经历了口岸场地设施的改造升级，目睹了硬件与服务上的优化提升，见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深港携手发展带来的变化，更真切感受着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同胞情谊。

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

1991年，我参加了用工考试，被深圳市口岸管理公司录用。因为有无无线电的技术基础，懂电脑、会打字，我被安排到了罗湖口岸管理处，负责通信设备的维修与维护工作。

作为联结深港两地的“第一口岸”，罗湖口岸不仅是我国最早设立开放的口岸之一，也是外商、外资、海外华侨进出内地的主要口岸之一，肩负对外交往、对外联系的重要使命。

我记得刚来到罗湖口岸时，罗湖联检大楼只有一楼和三楼作为港澳旅客出入境旅检层，我经常能看到一家多口人坐着长途大巴，从外地到罗湖口岸通关赴港。那时候没有动车和高铁，高速公路也不发达，长途大巴通常是半夜才到。为了等第二天排队过关，也为了省钱，很多人大包小包地在口岸广场上过夜，多的时候广场上过夜等候的人甚至能达到上百人。

老口岸人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——“打蛇饼”。所谓“打蛇饼”，就是指当时由于通关人数过多，时常发生拥堵，大家不得不以蛇形盘绕式的排队方式维持口岸的通关秩序。1998年，香港回归后的首个清明节，由于回乡祭拜旅客激增，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紧急调动保安队前来增援，全体工作人员手拉手组成一道道人墙，以此维持排队秩序。

随着深圳快速发展，罗湖口岸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。我记得1991年刚来的时候，开闸时间是8:00到21:30。如今，口岸的开闸时间是早晨6:30至夜间24:00关闭，运行17.5小时。与此同时，罗湖口岸承担的通关客流量越来越大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每天的客流量从10多

万人次跃升至20多万人次，节假日期间更是达到30多万人次。到了2019年，每逢公众假期，罗湖口岸经常出现单日近40万的客流高峰，客流量居全国前三名。

见证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

罗湖口岸不仅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，也是昔日中国唯一通往海外的“南大门”，不少国人第一次出境、境外人士第一次入境内地都是通过罗湖口岸，这里更见证过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1987年10月，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。经国务院批准，国务院办公厅也公布了《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》。

那个时期，很多台湾老兵选择从台湾绕道香港，经由罗湖口岸返回大陆探亲。刚到罗湖口岸工作的那几年，我经常在口岸出口处见到这样的场景：步履匆忙、拖着巨大行李箱的老兵抵达罗湖口岸过关后，飞奔向大门口举着姓名牌子焦急等待的亲人，他们热烈拥抱，泪流满面。随后，老兵对着前来接应的长辈们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磕三个响头，放声痛哭长跪不起。

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当年的场景我依然记忆犹新。那一跪的背后，不仅饱含着与家人分离几十年后再次团圆的激动，更代表着历经千难万阻始终割舍不断的两岸同胞情。

在口岸，我还经历了香港回归。1997年6月30日，香港回归前一天的晚上，深圳下起倾盆大雨，我和单位全体团员青年一起，冒雨到文锦渡和皇岗口岸欢送驻港部队进入香港。回归当天早上，罗湖口岸准时开闸，我又和同事们一起，在口岸现场见证香港回归后罗湖口岸第一批旅客通关的场景。

我记得，那天的罗湖口岸满眼都是红彤彤的五星红旗，大厅里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当时大家都兴奋极了，我帮很多旅客、工作人员拍下了见证历史的珍贵照片。

是口岸更是桥梁枢纽

口岸的发展变化，映射的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。香港回归以后，深港两地交流越来越紧密。罗湖口岸也对标香港，经常到港方管制站学习交流通关保障的管理经验，并提出了“服务有温度，通关有速度”的口号。

在服务方面，我们学习了香港的相关做法，努力为旅客提供尽可能多的人性化帮助，如口岸义工咨询服务、特殊通道服务等，带大家更好的通关体验。

90年代初期，通信联络方式少之又少，我们日常的工作联络与指挥调度也捉襟见肘。我记得，我们单位四十门内线电话，只申请到两条对外中继线，外加一台小型电话交换机、一台传真机、几部对讲机，这就构成了罗湖口岸管理处的通讯和指挥系统。

当年，从罗湖火车站到罗湖口岸1号门之间的那条长廊中，很多小商贩会搬一把椅子守在廊道两侧，椅子上摆放着一部电话机，“生意”非常火爆。这是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，过关回来的人，为了能及时联系上内地亲人，必须找公共电话联系。口岸也曾流传着“一部电话机，一天上千块”的生意经。后来通过政府协调，我们联系到了深大电话公司，申请了20部公用电话，极大地解决了口岸过境旅客和单位通讯难的问题。

如今，随着几大运营商进驻，在口岸能方便地买到电话卡，口岸内还提供

免费Wi-Fi。口岸指挥系统也实现了数字化，信息网络时代使口岸通讯联络和指挥变得更加高效快捷。

新的时代机遇为口岸通关能力带来升级挑战。2002年，罗湖口岸开展了旅检查验场地、消防、空气质量提升等三大改造项目。大规模改造后，口岸增加B层为旅检层，实现了查验层“两进两出”的功能布局，查验通道从原来的137条增加到173条，设计通关能力由每天20万人次，提高到每天40万人次。

此外，我们在解决旅客排队问题上下了大功夫，将蛇形排队改为了分段放行，并在客流高峰期增派人手，疏通混乱拥堵区域。为解决口岸瞬时性客流高峰问题，罗湖边检站还在全国首创实施了蓝色提示线、高峰疏导线“双线”提示并加开通道措施。2005年6月，我国自主研发的旅客自助查验系统投入使用，罗湖口岸正式迈入“互联互通”的电子化智能通关时代。罗湖口岸年客流量也从建成时预计的2800万人次，增长到了2018年的8000多万人次。

这些年，随着深港两地人员、经贸往来日益频繁，往来旅客所携物品的变化也很大。90年代初，从香港回来的人总是大包小包带着各类衣服、旧家电、日常药品给内地亲朋好友，而前往香港的旅客则多数都带着家乡的土特产。相比之下，现在内地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购物消费需求，多会选择文旅消费，譬如去香港爬山看海，或去听演唱会、去博物馆看展等。不少港人则开始到内地买东西，抑或和亲朋好友在深圳罗湖这边的茶楼、餐厅喝茶吃饭。罗湖口岸与东门、万象城等地，构成了港人在罗湖消费的“金三角”。

罗湖口岸有厚重历史沉淀，我希望未来罗湖口岸能不断优化各项配套设施，美化周边环境，为过境旅客打造更加舒适、快捷、现代化的通关环境，更好地发挥内地与香港的桥梁枢纽作用，进一步便利两地居民往来交流，为深圳罗湖乃至整个大湾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多可能。

（本文是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口述史项目“口述罗湖”的成果之一，由罗湖区政协提供。口述者1991年11月就职深圳市口岸管理公司罗湖口岸管理处，曾任罗湖口岸管理处主任，2021年4月任特发口岸公司副总经理，分管罗湖口岸管理处工作。）

文人轶事

潘柳黛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，因为才华出众，她曾与张爱玲、苏青、关露并称为民国文坛的四大才女。上海沦陷时期，潘柳黛曾任《华文大报》每日《文友》杂志的记者和编辑，代表作有《退职夫人传》。

虽然同为女作家，张爱玲和潘柳黛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和谐。

潘柳黛说话虽然幽默，却很尖刻，总是一针见血地戳到别人的痛处。因此，她得罪了不少人，包括张爱玲。起初，张爱玲和潘柳黛是有来有往的朋友，对潘柳黛，张爱玲曾掏心窝地说是她的闺蜜。潘柳黛到张爱玲的家中吃茶，是张爱玲客人所享受的最高礼遇，张爱玲曾盛装招待潘柳黛和苏青吃茶。

后来，胡兰成的一篇文章造成了张爱玲和潘柳黛之间的矛盾。

当时，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，受到胡兰成的狂热追求，他挥笔写了一篇吹捧张爱玲的文章《论张爱玲》。胡兰成这篇文章写得软绵绵的，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而且，他还对张爱玲所谓的“贵族血液”大肆吹嘘了一番。

文人轶事

每到节假日，罗湖口岸都会人头攒动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恢复高考制度之前，“臭老九”说法还存续的时候，有天夜里，金克木接到通知，让他到一间教室里去。当他赶到时，发现座位已坐满了人，不像年轻学生，凑近一看，全是教授。走廊里站了些人，行使着管理职责。他心里纳闷：这是有啥大事儿吗？待所有座位坐满，有个中年人往讲台上一站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随后那些站着的人，拿着一沓查纸分发到每人的座位上。仔细一看，是刚油印好的数理化考试题。与会人才明白来这里的目的——参加考试。

卷子发完，还没开始答卷，那个主持人提高声调，说了一句：周培源今晚有外事活动，不能参加。北大那么多教授，都来肯定坐不下，没来的比来的多，为啥偏偏点了周培源呢？大家对此不明就里。其实，这里面是有潜台词的：周培源是科学家，研究方向是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。前不久，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，大学教育要重视传授科学技术知

文人轶事

我们陶醉圣火的狂热，闯进神圣的天堂。你的精诚重新团结，扫尽世俗的参商。四海之内皆是兄弟，看你的柔翼翱翔。”“谁曾享受伟大的幸福，只一个知己相亲。谁曾求得恩爱的淑女，还请来欢欣同伴。呀，谁若有默契的知心，普天下仅此一人。倘没有遇见，且让他，啜泣着离开人群。”

这一诗篇后来在9月中旬连同乐谱由重庆大东书局出版。同年秋，指挥家吴伯超指挥交响乐团排演了由顾毓琇首译成中文的“贝九”第四乐章《欢乐颂》；年底，《欢乐颂》在重庆由该团正式公演。

1950年夏，顾毓琇将63首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，其中24首诗歌配有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舒曼、勃拉姆斯、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，另有7首译成与伏尔迪·贝多芬、普契尼等大师名曲契合的体例，结集为《海滨集》出版。

有一天，高晓声突然对友人说道：“我的字要挂到画廊里去，一幅标价一万，不怕卖不掉，身价在那里。”那位友人听后，就赶紧向他求字，他就写了一个横幅“心平气和自在”，还题了上款。过些时日，那位友人又向高晓声求字，高晓声当场在书案上一挥而就32个字：“常州文坛，鼎立江南；以往如此，而今亦然。人有知者，到目相看；人若无知，两不相干。”写完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这个无知用得对，一是不知，二是不识！”

后来，高晓声又开始写毛笔字了。他的毛笔字有明显颜体的底子，且又多了一份灵动。所以，他对自己的书法很自恋，也很自信，而且基本都是书写自己的诗句。如“常困书城里，仍做读书人”“疾风吹云急，奔腾卷日月。任他黑白涂，青天有本色”等等。无论是斗方、立轴，内容与书体都特别交融。

高晓声的钢笔字清秀而刚挺，端庄又飘逸，在当代中国作家中，不能算是最好的，但也可以算顶中了。有一段时间，高晓声喜欢上了一种薄而韧且配以浅灰线条的，质地非常好的方格稿纸。他特别享受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快感，所以每次都嘱托朋友要给他带一大沓。当然，这种特权是以他人赴美讲学间几十篇游记的首发权为代价换来的。

有一阵，高晓声为了创收经常一篇多投，但编辑部工作人员都很精明，看到复印件就不刊登。所以，高晓声想了个办法，请朋友抄稿。于是，他每出一篇新稿，他朋友就替他抄一遍，前后共抄过十来篇。久而久之，那位好友的字迹与高晓声字迹竟有几分相似了，并且还颇有感悟。

后来，高晓声又开始写毛笔字了。他的毛笔字有明显颜体的底子，且又

潘柳黛得罪张爱玲

王吴军

潘柳黛那时和张爱玲已经是朋友了，她对张爱玲的文笔很是赞赏，但是对张爱玲渲染自己的贵族家庭却有点看不惯。看见胡兰成极尽肉麻地对张爱玲所谓的“贵族血液”大肆吹嘘，潘柳黛立刻作出了回应，以戏谑的口吻发表了一篇《论胡兰成论张爱玲》，把胡兰成大大调侃了一番，更是把张爱玲所谓的“贵族血液”损了一番。

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，源于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。潘柳黛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嘲讽说，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这种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，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是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，如果以之证明身世高贵，根本没有道理，若是如此，不久，“贵族”二字必可不胫而走，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、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。

潘柳黛这篇文章一经发表，好评如潮，但是，也招来不少麻烦。首先，张爱玲从此就不再搭理潘柳黛了。

后来，张爱玲到香港，有人告诉她，说潘柳黛也在香港，张爱玲竟回答道：“谁是潘柳黛，我不认识。”

金克木的一次考试

郭良正

也就是数理化基础学科。既然重视，首先要看教授们这方面的知识底蕴，换句话说，举办这次考试是针对周培源来的。

被考的教授们，在考卷面前的表情可谓五花八门。让金克木这些文史哲教授做数理化的题目，真有些难为他们了。正当多数人无所适从的时候，一位精神矍铄的银发老人出现在了门口，他是德高望重的俄文翻译家曹靖华教授。因他住得远，又不知道啥事那么紧急，非得赶到不可，于是急匆匆赶来，进门一看那么多熟人都在考试。监考老师对他耳语了两句，并递给他试卷。他不接不看，表情木然，未言一语，转身走人。

这样的场合，让人实在不好熬下去。不管答多少题，还是有人交卷先走人，至于结果如何，等将来再说。金克木看来，这实在不是他的强项，甚至连弱项也谈不上，就没多等，也心安理得地交卷走人。

金克木说，这样的突袭考试，并非北大一校。考试是谁的主意，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结果是否达到，后续也没有任何消息了。

顾毓琇首译《欢乐颂》

周惠斌

我们陶醉圣火的狂热，闯进神圣的天堂。你的精诚重新团结，扫尽世俗的参商。四海之内皆是兄弟，看你的柔翼翱翔。”“谁曾享受伟大的幸福，只一个知己相亲。谁曾求得恩爱的淑女，还请来欢欣同伴。呀，谁若有默契的知心，普天下仅此一人。倘没有遇见，且让他，啜泣着离开人群。”

这一诗篇后来在9月中旬连同乐谱由重庆大东书局出版。同年秋，指挥家吴伯超指挥交响乐团排演了由顾毓琇首译成中文的“贝九”第四乐章《欢乐颂》；年底，《欢乐颂》在重庆由该团正式公演。

1950年夏，顾毓琇将63首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，其中24首诗歌配有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舒曼、勃拉姆斯、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，另有7首译成与伏尔迪·贝多芬、普契尼等大师名曲契合的体例，结集为《海滨集》出版。

有一天，高晓声突然对友人说道：“我的字要挂到画廊里去，一幅标价一万，不怕卖不掉，身价在那里。”那位友人听后，就赶紧向他求字，他就写了一个横幅“心平气和自在”，还题了上款。过些时日，那位友人又向高晓声求字，高晓声当场在书案上一挥而就32个字：“常州文坛，鼎立江南；以往如此，而今亦然。人有知者，到目相看；人若无知，两不相干。”写完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这个无知用得对，一是不知，二是不识！”

后来，高晓声又开始写毛笔字了。他的毛笔字有明显颜体的底子，且又



罗湖口岸服务的持续提升，使深港两地往来交流愈发便利。

金岳霖的逻辑之辩

王厚明

金岳霖是最早将逻辑哲学带到中国的学者，著有《逻辑》《论道》和《知识论》，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，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金岳霖之所以对逻辑情有独钟，有一桩往事可以从中品味。有一次，巴金之妻萧珊问金岳霖：“您为什么老要搞逻辑？”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，大前提、小前提、结论、周延、不周延、归纳、演绎……还比较有意思。后半部全是符号，简直像高等数学。金岳霖回答：“我觉得它很好玩。”“很好玩”，这句源自热爱的诙谐回答，表现出金岳霖对逻辑学的偏爱。

冯友兰这么评价金岳霖：“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。”之所以

这么说，是因为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的金岳霖，十几岁时就对中国一句俗语“金钱如粪土，朋友值千金”发出质疑。他认为这句俗语是有问题的：“如果这两句话作为前提，得出的逻辑结果应该是‘朋友如粪土’。”这和这个俗语的本意正相反。

在西南联大时，金岳霖有个学生叫林国达，是位华侨。他喜欢提一些古怪的问题。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，请金岳霖解释。金岳霖想了一想，反问道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：‘Mr.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(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)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’”一下子把学生问倒了。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林国

达却不能垂直于黑板。

金岳霖认为，逻辑的实质就是必然。无论必然的形式如何，必然命题总是普遍的。抓住必然这个逻辑工具，就可以发现客观存在的秘密。抗日战争中，日本军队经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，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。受金岳霖的逻辑影响，他教的一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：跑警报时，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；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。那么，有人带金子，就会有人丢金子；有人丢金子，就会有人捡到金子；我是人，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。根据这个逻辑推理，在每次空袭警报结束后，那个学生就会到人跑得多的地方四处搜索，

据说还真捡到过金子。

在金岳霖看来，“没有逻辑，认识就不能发展”。在他内心深处，哲学和逻辑可以质疑但不容否定。胡适早年曾写过一篇题为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论文，其思想核心是：哲学是一门幼稚的科学，是一门没有成熟的科学。一次，在一年一度的哲学会议上，胡适征求金岳霖对论文的意见。金岳霖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胡适当时很高兴。跟着金岳霖又补充一句：“可是你说了一句话，你没有说你是一个哲学的外行。”胡适一时语塞。

1950年，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，批判形式逻辑，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。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，接着他说：“艾先生讲得很好，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。”

“没有逻辑，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沉重。”正是逻辑能够使我们最容易地生活。”金岳霖说。1990年设立的金岳霖学术奖，已成为我国逻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奖项，也是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奖项之一。